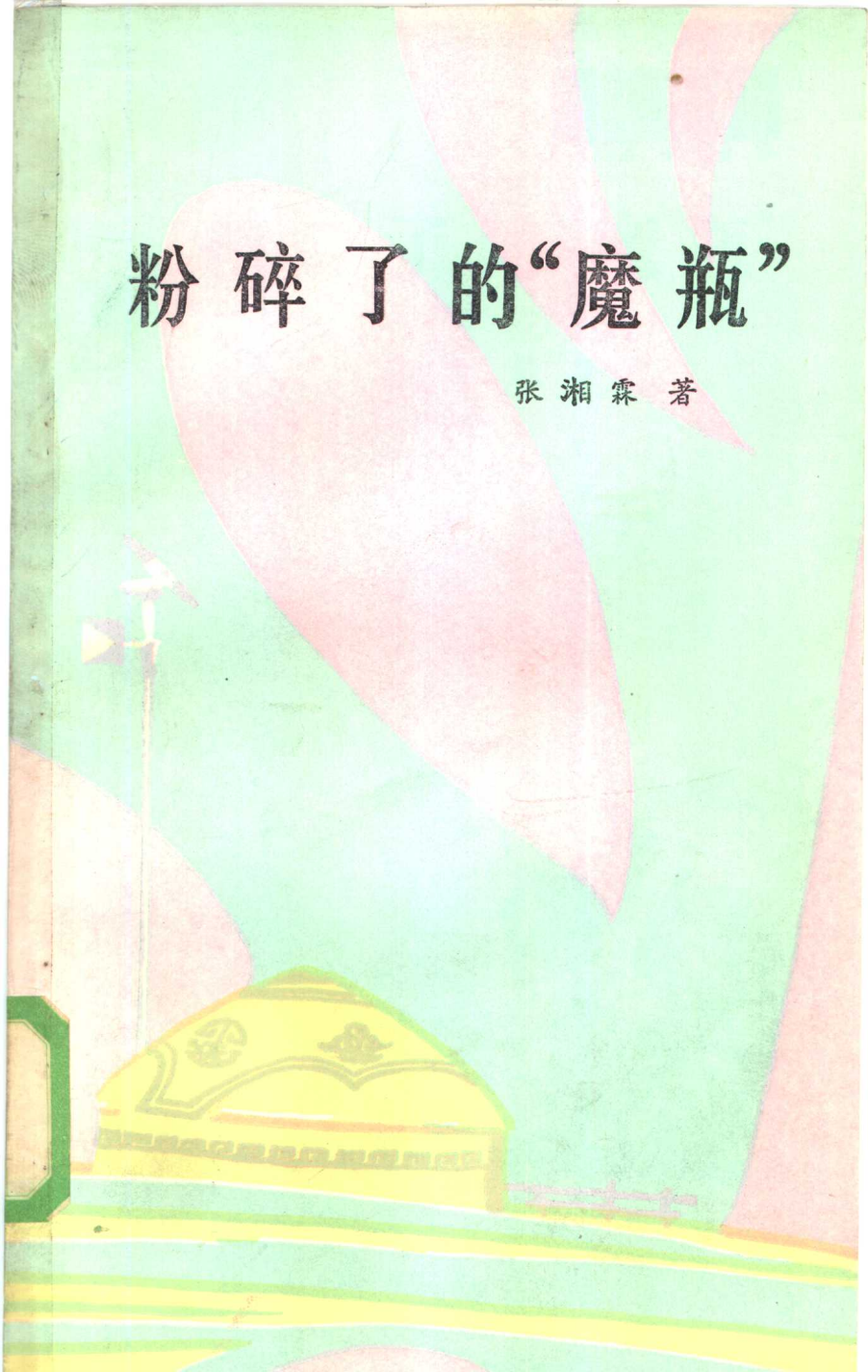


粉碎了的“魔瓶”

张湘霖 著



粉碎了的“魔瓶”

张湘霖 著



群众出版社

粉碎了的“魔瓶”

张 湘 霖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阳大南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3.875印张插页1 67千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贵州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60 定价：0.56元

印数：00001——47000册

内 容 提 要

报告文学集《粉碎了的“魔瓶”》由七个短篇组成。《粉碎了的“魔瓶”》记述了“一〇·一五”特大案件的侦破，《爱的力量》、《x的堕落》述说了失足青年的悔恨和新生，《马莲花开的时候》、《后娘》歌颂了女青年金子般美好的心灵，《小河有水大河满》热情反映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因为他说了两句真话》则记录了蒙族青年扎木苏荣及其一家在十年浩劫中的悲惨遭遇。这些报告文学作品大多情真意切，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文字简洁流畅。

目 录

粉碎了的“魔瓶”	(1)
爱的力量	(26)
x 的堕落	(47)
马莲花开的时候	(62)
后 娘	(69)
小河有水大河满	(79)
因为他说了两句真话	(95)

粉碎了的“魔瓶”

——“一〇·一五”案件侦破纪实

魔 影

塞北青城。夜。

唰地几道刺目的闪光——天幕上，几颗不安定的小星终于因为内力和外力的作用，脱离了自己固有的轨道，燃烧、飞驰、爆裂，变成人们所厌恶的流星，瞬即就消失在茫茫的黑暗当中。

无独有偶。当机关和家庭的灯盏连续着熄灭，当那些与太阳同起同归的劳作者进入梦乡的时候，在夜幕笼罩的青城街衢上，出现了几个行动诡秘、幽灵似的身影。夜幕蒙面，看不清他们的脸。他们是人是鬼？是鬼，却在说人话，虽然，在他们的出言吐语中常出现正常人根本听不懂的黑话词汇。你听，他们都压低着嗓子在说——

“青头，去搬家（开门撬锁），还是去搬柜子（偷保险柜）？”

“当然去搬柜子，白边儿（十元币）多！”

“七成哥们儿，你说呢？”

“要我说，不如找个好的‘盘子’、‘条子’的

婆子（女的）去趴窝。”

“嘻嘻……” “嘘！”

要说他们是人，他们都不办人事。月黑风高，他们如鱼得水，活象神话中从魔瓶里钻出来会使尽魔术的魔影！

你看，魔影晃动着，在街巷间穿行，一忽儿，又不见了。当他们再度出现，也许已脚蹬两轮（自行车）飞转，也许已坐上四轮（吉普车）驰行……他们就是这样在夜色如磐的黑天里独往独来，仿佛黑夜是他们得天独厚的王国，他们是这王国里骄纵的新贵！

太阳初升，天光大亮。魔影消失在人流和光流之中——他们又钻进那只美丽的魔瓶之中。可是，不幸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

××宿舍×辆崭新的自行车被盗……

××局212型吉普车丢失……

××工程处财会室被撬开，保险柜不翼而飞，柜内有四千六百元人民币……

接着，又有人发现，已被撬开的保险柜被扔进大黑河里，212型吉普车被遗弃在××医院的附近……

除了这些公开的不幸，还有那些被轮奸的乡村少女、城市女工，以及她们的家庭成员，只能让渗血的泪水暗暗在操碎了的心田里汨汨涌流！

社会愤怒起来了！我广大公安干警攥紧了拳头！

“一〇·一五”特大案件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五日晨，呼和浩特铁路局通讯信号厂姜厂长象往常一样，提前十五分钟走进自己工厂的大门。当他走到厂党支部的门前，发现木门的门锁被人撬开了，他心头一紧，马上进行查看，接着他发现，电器车间制板室和武保股的门锁也同样被撬开！姜厂长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就不顾一切地奔向武保股。他心里清楚，武保股的武器库里有枪支子弹和剧毒药品氰化钠。当他奔到武保股的门前，他傻眼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明摆在他的眼前：武器库坚固的双锁被拧开，枪支、毒药被盗了！

几乎是与此同时，呼和浩特铁路局、铁路公安处和内蒙古公安厅值班室的电话急剧地响起来，紧接着，几辆载着侦察人员和有关领导的小车从不同方向风驰电掣般驰向出事地点。

我公安人员很快进入失盗现场，缜密细致地开始了现场勘查工作。被盗现场早已被破坏，仅遗有两把改锥、一根弯头铁棍和几种不同的模糊不清的脚痕。仅通过这些，他们分析判断：作案者是很有经验的三至四人以上的团伙，他们年龄大约在十八至二十八岁之间……

经检查核实，犯罪分子此次作案，盗走六三式全自动步枪四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一支，五〇式冲

锋枪一支，子弹五百五十八发，弹夹二十四个，旧劳保皮袄二件，最严重的是，盗走了剧毒药品氰化钠五百克。

这是一起罕见的骇人听闻的特大枪支、毒药盗窃案。此案被我公安机关命名为“一〇·一五”案件。

被盗枪支弹药和剧毒药品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时间紧迫，刻不容缓！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的具体指令下，由自治区公安厅、呼铁局公安处和呼市公安局迅速派得力人员组成“一〇·一五”专案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此案的破案工作。同时，对西至兰州、东至北京的铁路、公路沿线发出通报，实行严密的堵卡检查和各种防范措施。我公安办案人员决心尽快侦破“一〇·一五”案件，为人民除此祸害！

疑云重重和棋高一步

严密而复杂的侦破工作开始了。然而，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破案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根据现场分析，首先把破案重点放在铁路系统。他们列出八种嫌疑对象，展开调查工作。刚就这样撒下去了，可是，结果都落空了。

“一〇·一五”案件的侦察工作在呼市和自治区直属机关两个战区紧张地进行着。仅就呼市战区而言，呼市公安局撒下大网，又一步步缩小围猎

圈，摸出七百多个可疑对象，三十多个可疑团伙；又根据弯头铁棍的线索，查遍有关单位，结果，都逐个逐个地加以否定……

实践是最好的课堂。在几经挫折和反复之后，具有侦破经验的老同志开始怀疑原来的判断的准确性：他们会不会是我们预料之外的一群？这些人，身上也许涂有一层使我们不易发现的保护色……

已是隆冬季节。夜很深了，呼和浩特市数十万居民早已酣然入梦，而此时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大楼的许多窗户还亮着灯光。

煤火在炉中燃烧，心火在胸中燃烧。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队长张荣同志（现为正队长）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眼睛望着烧红的铁炉，烟一支接一支地吸。“一〇·一五”案件已经发生两个月了，呼市地区的侦破工作仍毫无头绪，岂止如此，在这两个月里，呼市地区的盗窃抢劫案接二连三地发生。做为刑警大队的负责人和“一〇·一五”案件在呼市地区的具体破案人，特别是做为一个具有三十年警龄和屡立战功的老战士，他感到恼火，感到压力！窝囊啊！他搞了三十年侦破工作，还是头一次遇上这窝囊的营生！

“不！不能这样搞下去！”他焦躁地甩掉手中的大半截香烟，猛地拉开房门，让冷风吹进来。好一会儿，他冷静下来了。他重新坐在沙发上，又燃着一支烟，挂在脑际上的银幕开始演起电影来……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五日，在“一〇·一五”案件发生的同一天早晨，发现内蒙古邮电管理局二楼办公室被撬，办公室遗下一根弯头铁棍……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一日晚，内蒙古团委办公室被撬，失盗人民币三百九十元，粮票一百二十斤，现场遗下一把崭新的刺刀座……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七日晚，内蒙古供销社办公室财会室被撬，两个保险柜被撬开，失盗人民币一千一百四十九元三角，全国粮票二百余斤……

这十几起被盗窃案的撬门手法几乎都是一样的，尤其重要的是，内蒙古邮电管理局被盗现场所遗弯头铁棍与“一〇·一五”案现场所遗铁棍相同……“一〇·一五”作案分子会不会就是这些盗窃案的作案分子？

突然，电话铃响起来，张荣同志抓起电话，“哦，是李刚同志。”很快，李刚副局长风风火火地跑来了。深更半夜，两个“老家伙”促膝交谈，研究起如何尽快侦破“一〇·一五”案件的事情来。

又是一个通宵没睡。当曙色初升的时候，两个“老家伙”终于根据呼市地区的特点，近期所发现的与“一〇·一五”案件有关联的蛛丝马迹，又综合起“小家伙”们的一些建议，拟定出一个新的作战方案。他们研究决定，既打“总体战”，又打“挂联战”，把侦破“一〇·一五”盗枪案和侦破其它重大偷盗案联系起来搞，在挖各种团伙的同时，要查清是否与“一〇·一五”案件团伙有关。同时，他

们还鉴于前一时期中工作中的不足和教训，决定充分发挥内线侦察的作用。

棋高一步，全盘主动。自从执行新的作战方案以来，呼市公安局不断获得新的情报、发现新的情况。情报说，一九八一年以来，呼市地区有一伙以干部子弟为骨干的团伙，为首的是敖志勤、刘庆国、贾大成和金雅林。这伙人行踪诡秘，生活反常，他们经常领女人，花钱如流水。自从“一〇·一五”案发，这伙人更是有如惊弓之鸟，行动聚散突发性很大，有时刚办好一桌酒席，稍有风吹草动，就一口不吃，一声口哨之后，离席奔散……

内蒙古团委失盗前，敖志勤一伙经常在那一带出没鬼混……

敖志勤一伙在毛纺厂一带械斗前，他带过枪支……

敖、金等人虽有工作，却经常不上班，也经常不回家。在“一〇·一五”案发后，他们就更少回家了……

在获得大量的情报之后，我呼市公安人员认定，以敖、刘、贾、金为首的团伙是一些重大的盗窃案的最可疑分子，他们很可能与“一〇·一五”盗枪案有关。

这个团伙被我公安人员盯住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一日夜，内蒙古计量局和同楼的计量研究所被撬，失盗人民币九百二十八元九角，国库券一万元……而在这天晚上九时许，金雅

林曾在这一带活动过……

事不宜迟，条件已经成熟。我公安机关决定架网捉“鸟”。

追 踪

笨鸟易逮，精鸟难抓，惊弓之鸟就更难捕捉。

一九八二年三月六日，特勤报告：敖志勤、金雅林、贾大成等人进青山饭店，已经摆下一桌子酒菜。当我公安人员闻讯赶到，他们酒菜没动，已经逃之夭夭了。

三月七日，这个团伙在我方的监视网内消失。

三月八日上午，这个团伙重新出现，活动在内蒙古农牧场管理局附近，马上又被我特勤人员盯住了。

他们在农牧场管理局电影院售票口买了票，谈笑风生地走进影院。我特勤人员立即抽身打电话。接到报告，我公安人员片刻赶到，堵住影院出口，单等散场之时，好在瓮口捉鳖。然而场散人光，他们又不翼而飞了。

这以后两天多，敖、金、贾等人又在我方的监视网里消失。

请不要对我公安人员有所烦言吧：以为逮这些有名有姓、有家有业的毛头小伙子还如此之难！要知道，他们是既狡诈又“神通”的一伙。他们的

“神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于目前我们社会的一些环节的松懈，在于我们自己队伍的不纯。比如，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天他们趁我特勤人员打电话之时从影院逃脱，就住进附近一个高级部门的招待所里，我公安人员拟去搜捕，但因有关部门人员的自信而未准，未能如愿；事后才知道，在他们这个团伙中，就有三名属我公安人员，亦均系干部子弟，其中一人就是办案人员……

然而，孙猴子毕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三月九日，多次出击而扑空的张荣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在请示李刚同志之后，重新定出新的缉拿方案，决心布下天罗地网，尽快地把罪犯逮捕归案。

三月十一日中午，敖志勤、贾大成、金雅林和李秉辉一伙罪犯，突然出现在郊区什拉门更村的“远香园”饭馆的酒宴上，又立即被我特勤发现盯住。

下午三钟多钟，特勤报告：敖、贾、金、李约定下午五时半在原处请客……终于，我公安人员又一次向罪犯撒下大网。

“什拉门更”之战

下午四时半，四辆小车载着化了装的公安人员神鬼未知地开进什拉门更地区。小车迅速隐蔽，人员各就各位。

以张荣同志为指挥组长的现场指挥坐镇在什拉

门更大队的大队部，总指挥李刚坐镇局里，调动指挥全局。

当我公安人员全部进入各个战斗岗位时，两个化了装的我方侦察员和特勤，大大咧咧地走进了“远香园”。一个小时过去了，到了预定的时候，还没有见到罪犯的影子！

天渐渐黑下来。当手表的时针、分针和秒针叠成一条竖线——正好六点钟的时候，暮霭昏黑之中，几个骑自行车的人由东而西飞也似地驰来。车子停下了，打在“远香园”的门口。

同志们全神贯注、睁大眼睛盯着，哦，是他们！为首的细高条儿正是金雅林，他大步流星地走进“远香园”，跟着他的是公子哥儿似的李秉辉，他的身旁，是两个娇声嗲气的女人。还有——一个同志几乎惊叫起来，怎么？内蒙公安厅×处处长的儿子文力也在其中！

此时，走进“远香园”的金雅林等人在靠近柜台的一个位置上坐下来，他们先要了几个小菜和几升啤酒，慢慢地品呷起来。显然，金雅林等人在等敖志勤和贾大成他们。

不久，贾大成来了。可他没有走近“远香园”，而是躲在老远的地方窥探。他是奉敖志勤之命来探听虚实的。就在此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两个不明情况、不知哪个单位而又身穿警服的同志走进“远香园”，他们并没有吃饭，问了一下菜的价格就又走出来。金雅林对此并没介意，而外面的贾大

成却看在眼里，悸动内心。此时天已大黑，他猫在我包围圈外的土墙后，心怀鬼胎地用贼眼扫描，猛地他发现有几个人影晃动，他顿生疑心，马上收买了几个农家的半大小伙子，让他们去给金雅林报信。

呼拉一下，金雅林、李秉辉等人惊起，夺门飞车而逃。

得到罪犯意外逃走消息的张荣，当机立断，命令追捕组四下阻截。很快，文力被我公安人员抓获，他很快供出，金雅林叫他想法通知敖志勤、贾大成二人：一会儿去钢联门口聚齐。张荣同志又立即带人奔向钢联，可是，扑空了。（事后才知道，金、李二人去过钢联，但又瞬即离去。）

即将投网的“鸟”意外被惊飞，难免叫人大为扫兴。然而，扫兴之时，人们并没有忘记思索：既已打草惊蛇，敖志勤等一伙罪犯就有可能在当夜逃离呼市；根据一般团伙的常规判定，他们很可能都“猫”在附近，以便能尽快地汇聚一处……

于是，张荣同志决定我公安人员摆出撤离的架势，而在神不知鬼不觉中留下“眼线”，继续盯住什拉门更一带。

果然，就在夜里九点许，情报传来：金雅林正在返回什拉门更，去寻找敖志勤和贾大成二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张荣同志决定先拿金雅林一人，以便牵住敖、贾二人后腿。于是张荣同志立即带人乘车前去追拿；此时，喧闹了一天的什拉门

更街道业已万籁俱寂。猛然，借着车灯的光亮，张荣同志发现前方道边上有个影子在蠕动，此人正是金雅林。小车风也似地冲了上去，霎时挡在金雅林的面前，张荣同志第一个执枪跳下小车，他大吼一声：“金雅林，不许动！”金雅林见势不妙，骑车拐进菜地小道，发疯地蹬车急跑。年已五十的张荣同志快步如飞，奋力追赶。十米……五米……终于，他抓住了罪犯的后车架。顽固的罪犯弃车逃跑，张荣跟着穷追不放。这岂只是一位年逾半百的“二老汉”与精力正旺的小伙子的较力赛跑，这是正义与邪恶的生死搏斗！

好！追上了！张荣同志抓住了罪犯的一只胳膊，可精瘦灵巧的金雅林扭过身来，凶相毕露，同张荣同志搏斗开来。张荣同志毕竟是上了年岁的人，又在疾跑中耗费了许多力气，搏斗中，被土埂绊倒，罪犯转身又继续奔跑。

“站住！开枪了！”张荣同志起身鸣枪警告，罪犯根本不听。十米……二十米……眼见罪犯要跳过土墙，张荣同志举起手枪，对准罪犯，勾动扳机。“砰！”地一声——这一枪打得准！弹从右臂肘击入，穿过上臂，直钻锁骨！罪犯一个趔趄，很快又使全身平衡，还是朝前跑。但速度毕竟慢了下来。这时，侦察员谭明和赶到了，一把揪住了金雅林的上衣领。金雅林向前一用力，使了个金蝉脱壳，谭明和同志仅揪下了他的一件上衣，他，又踉踉跄跄地朝前奔逃。罪犯凭借夜幕的掩护，七拐八弯地又